



进藏 50 年，打磨油画里的慢时光

张鹰原来不叫张鹰，他出生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，也就是 1950 年的春天。父母很应景，给他取了一个名字“春生”。上中学时，不知道春生怎么又给自己取名“鹰”，大概冥冥中为他后来进藏埋下了伏笔。

20 世纪 60 年代的中国，张鹰的老家陕西关中农村，很落后。除了种地，画画在大家眼里都不是正事。但偏偏张鹰就是爱。那时的画画方式很原始。画画资料，只能靠从书上剪一些画片来临摹，画材也是他省吃俭用攒了几个月的零花钱买的。

画得多了，张鹰在村里开始小有名气。村上哪家娶媳妇办喜事，画窗花便会喊上他；也常有外乡人约他画像，报酬是三斗玉米，张鹰拒绝了，他有更大的理想，相信骨子里画画的天赋。至于是什么，当时他也不清楚。

转折点发生在 1972 年，当时张鹰在县文化馆“深造”，那天他正在馆里画《保卫珍宝岛》的宣传画，恰逢西藏秦剧团来陕西招生，说是要招一名美工。张鹰自然要抓住机会，果然，在众多报考人中张鹰被录取了。张鹰做梦也没想到能有机会去西藏。

刚进藏时，张鹰就住在八廓街东南角的一座古老藏式庭院内，背水的居民、流浪的野狗、缭绕的桑烟是他每天能见到的场景。不过，当时的拉萨流动人口很少，连八廓街转经的人也寥寥无几。

张鹰住在三楼的藏式小屋，窗子很小，光线很暗，里面小到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个桌子，他便把画材和布景搬到了楼顶的水泥平台。张鹰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当时，他戴着草帽、穿

2008 年张鹰在拉萨市郊写生。



1982 年张鹰在藏北草原写生时。

着工作服白大褂，像一名清洁工一样，站在紫外线很强的烈日下，肆意挥洒着颜料，顿觉自由，洒脱，灵感汹涌而至。

那阵子很苦，遇上刮风，16 米长、18 米高的布景就满地飞起，张鹰就用木条一个个固定住，接着画。当时院子中间有一口水井，过去拉萨的井水很浅，不过丈余，可直接用绳子垂手吊水。附近的居民每天来院子里背水，不论什么民族，大家相处都非常融洽，亲如一家。

后来换了很多地方，这样的灵感和意境，却再也找不到了。张鹰也是后来才知道，这个院子原是西藏旧政府官员索康家的府邸，对面东南角的两层小楼黄房子，是后来风靡海内外的“玛吉阿米”。八廓街历来都是西藏文化的窗口，西藏所有的变化最先从这里开始。

那时的八廓街，异域色彩浓厚，任意推开一家商店的门，什么蓝翎自行车、瑞士手表、蔡司照相机，相当普遍。来自内地甚至大城市的人反倒在这偏远的地方开了“洋荤”。

剧团对面有一家专卖英国汽灯的店铺，里面摆满了大大小小的汽灯配件。张鹰的油画《八廓街一角》画的正是这个汽灯商店的南侧。

1973 年，刚参加工作不到几个月，张鹰就完成了《智取威虎山》样板戏的舞台布景。1974 年张鹰先后被调到西藏京剧团、西藏豫剧团，1983 年又被调到西藏藏剧团。交通不便的年代，张鹰每年都有大半年的时间，奔波在西藏的乡村草原采风。

他的画中，有农闲时节，富裕的牧民们，用牦牛驮着帐篷朝圣、逛街的人们，也有藏北草原、波密雪景、萨迦老城、昌都姑娘。“在剧团写生的日子，拉萨到日喀则，一个礼拜发两次车，太慢，我会搭乘拉木材的顺风车，司机很友好，只要求